

行走高原

康北高原的色彩

八月，原本是高原的黄金季节，又恰逢假期，携妻一起到高原走走，感受高原赐予的特殊情结。

汽车在峡谷之中疾驰，看着妻在身边闭着眼睛，抵御着强烈的高原反应，也许她正睡在高原的梦里吧。翻过一道道山口，高原就坦坦荡荡地进入我的视野中，那是一个怎样的高原呀，五颜六色混杂其间，其中最显眼的就是那一道道白色的线条在远处跳动。翻过一道道山口，高原就坦坦荡荡地进入我的视野中，那是一个怎样的高原呀，五颜六色混杂其间，其中最显眼的就是那一道道白色的线条在远处跳动。

的挥洒，蓝到雪域深处，蓝到你的心灵深处。在高原深处，那蓝色点缀其间，在风中摇曳，在草原上滚动，在空中延伸，一种透光的蓝，仿佛是虚空着的，不过又是充实着的，仿佛是无色的，然而又是青碧的，仿佛是渺小的，又是宏大的，在无疆的天地间任意的驰骋。

原多彩的世界，这黄色给人以振奋，给人以忧伤，给人以喜悦……

高原还有黑色，在翻越雀儿山时，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高原黑色的凝重，雀儿山突兀于青藏高原东南缘，位于川西高原，横断山脉的北部，呈西北-东南走向。它北衔莫拉山，南接沙鲁里山，北侧是自西而东的雅鲁江支流玉隆河，南侧是由北环流的金沙江支流夕河和麦宿河。这黑色，是高原特有的景象，隆起的山脉，在高原恶劣气候的影响下，剥蚀了绿色的外衣，裸露出山的筋骨。那是条条石块组成的，一块一块重重叠叠，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黑色的光芒，这黑色是那样的耀眼，是那样的令人肃然起敬，绝对没有黑色的压抑。崖顶上，嶙峋的怪石有的直指苍穹，有的斜伸而出，有的摇摇欲坠，有的稳如磐石，集奇、秀险为一体，此时几只黑色的乌鸦从山口处急速飞过，羽翅鼓荡其四周的空气，发出愉悦的叫声，为黑色世界中黑色的自己加油、呐喊、助威。

高原中，更有红色的集聚，路旁的所有民居，都有红色的点缀，特别是那些突兀建立于山岭之间，或者草原深处，或者山脊之上的庙宇，外墙几乎由红色构成。在德格印经院，这红色更是占据了整个外墙，我们融入到转经的潮流，顺着在院墙的外围转动，我也口中念诵着六字真言，此时，我的心底被眼前的红色所吸引，一切都只为了这一抹官墙外凝重的红色。那一天，在德格印经院，我仰望这红色覆盖的墙体和被红色渲染山体上的村寨，一刹那，仿佛看到了第12代德格土司登泽仁站在官寨里，看着眼前开阔的土地，以及带着红绳的百姓们，豁然间，他仿佛受到了神的感召，遂决定在前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藏文印经院，以弘扬佛法。那一天，在德格印经院，我看到了不停重复着弯腰、放纸、刷墨、印版、取纸工作的几位匠人，他们目不斜视，他们的眼中只有眼前薄薄

整理成册，这一页页经文，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是高原红色院墙中的书写。也是那一天，在德格印经院外，一位老奶奶摇动着经筒，口中念诵着六字真言，额头爬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两鬓已经斑斑，然而老人红润的脸膛上，透露出高原特有的色彩。就是那一天，我竟然忘记了自己，醉在这红色之中，幻想在这红色之中，我仿佛看见自己幻化成猎猎的冈马旗，在微风中飘摇，又仿佛幻化成一朵白云，在红色的院上空久久地伫立。

行走在甘孜高原上，那绿色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在绽放，高原之春要比平原迟两个月左右，当平原里繁花似锦时，高原冻土层里那些倔强的小草才偷偷的钻出地面，几月之后，那绿色就在高原上舒展，甘孜八月，绿色已充盈着整个大地，那些原本覆盖住厚厚冰雪的山巅，融化了积雪，形成一条条小溪流，在树丛里、石缝中叮叮咚咚的流淌，达曲河水泛着灰白色的波纹，在草甸群边静静的流淌，绿了两岸，悠扬了高原的歌声。站在一处观景台边，我变换着姿势欣赏着眼前的这片草原，那一片片泛着绿光的草原挑起我对绿色的构想，高原原本就应该是绿色的世界，因为只有这绿才能衬托高原天空的蓝色，山巅的白色，以及红色外墙的房屋和金黄色的麦浪、油菜花，不然，怎么能养育出高原的精灵，养育出高原的色彩呢。这时候，我把目光锁定在眼前一马平川的草原，青青的草透出绿意，厚厚的一层，那绿色在眼前延伸，洗涤着我的眼，此时我想，高原因为有了绿色，才会让人有了跨马走天下的冲动，在绿色之中，几顶黑色的帐篷镶嵌其中，在草原之中是那样的醒目，仿佛是绿浪之中弄潮的船儿，也许，高原的绿色只是在山脚吧，于是我把目光投向连绵的远山，雪峰之下，层层叠叠的绿从雪山之巅如瀑布般一泻而下，组成了山的衣裳，一瞬间激发了我潜藏已久的登顶雄心。眼前的绿色，娇柔而不故作，厚重而不炫耀，恢宏而不矫情。

我想，高原的多彩才真正称得上是高原的生命。



与理塘相逢

姚志波

似乎是转眼间我就与理塘对视了，那一刻，我却拥抱着安静站立。置身理塘，我不知是行游画中，还是真成了神话世界中的一页？灵感飞扬，我在苍山之巅眺望：云海茫茫，何处不是仙山琼楼、茶芽苍苍？鬼斧神工，何处不是千姿百态尽在仙雾弥漫中？我顿觉思维呆滞、灵感枯萎。禁不住大声叩问：理塘，你究竟是天堂还是人间？理塘，你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群峰不理。草木不答。满目飘逸的尽是云中诗。满目流动的仍是梦中画。一位画家告诉我：要画理塘，难啊！因为人间所有的色彩在这里都黯然失色！一位作家告诉我：要写理塘，难啊！因为作家的想象力在这里都显得苍白无力！还是一位游客说得好：管它的，你既然到了理塘，就像喝青稞酒一样，来它个一醉方休或者醉生梦死也不枉！好在，我虽醉犹醒。我祈祷：人们啊请你的爱心

保护好理塘的盖世风景！我试图以一种倾听占据一尊巍峨，以一种审视亲近另一种审视。理塘是否感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感受到她的伟岸，生命的高度在雾霭中袅袅上升，让心灵的视野比苍山更挺拔。走进理塘，人们只能用各种神情演绎自然与藏族文化在心灵中的续写。这里的云雾已游走千年。这里的传说已延续万代，仍然走不出天地一体的呼吸。被掩映的是一段还在幽咽的敦厚历史；被遮蔽的是属于未来人们的精彩往事。云山之间，天空成了一幅幅国画的留白，把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就这样与理塘相逢，我已经忘记了用文字触摸她的容颜，忘记了用清水氤氲她的幽微。大概是她的变幻莫测，我祈求心灵的荷花为我凝定一瞬恍惚的心情。我默默地与理塘凝望，屏息倾听一种来自亘古的启示：你从冬那几流失的，春的雨点会替你找回，夏从你那儿掠去的，秋的头枝愿为你偿还。理塘啊！我和我的相逢只是开始。尽管我们转身就是千里。挥手可能已是万年。

遇见仓央嘉措在理塘

仁青措

世间最美的情郎 我遇见你飘逸的紫红僧裳 行过格聂路 穿过喇嘛庙 又行走在一肩之隔的信仰里

我遇见你洋溢的风采 转动长青春转尔的经筒 邂逅玛吉阿米的绰号 我遇见你驾来洁白的仙鹤 把风马撒向晴空万里 飞到广袤又能把你放得无限大的毛垭草原

我遇见你垒起的玛尼堆 遇见仓央嘉措的神秘 不是为了诱惑 只为了皎洁的月光 照亮遇见仓央嘉措在理塘

洁白的仙鹤

拉旺

理塘上空的仙鹤 东山顶上的月亮 是谁 撩动流浪情人的初心 是谁 猜出玛吉阿米的心事

门隅密林里的布谷鸟 布官圣殿里的虔诚者 是谁 春天之上歌唱情歌 是谁 四季之外抒写情诗

一个圣僧 王者 情郎 走过八廓街青石 脚印埋藏心底的尘情

等待

无名

雪 落下的片片都是思念

命 走不完的刻刻都是无奈 我望着苍茫的雪域高原 我的绝望是这样的辽阔 辽阔的像这无边的毛垭草原

从今往后的日子，我诵过的经，我转过的玛尼堆 我翻过的神山，我走过的草原，我见过的五色经幡 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的样子 我的王！



兴伊措之雪

冯光福 摄

乡愁述说

山柏

当我乘坐即将驶出高原的出租车时，在这座古城故作停留，却又彷徨，摊开手掌，阳光洒在上面，格外圣洁。司机是一位身高近1米8的，肤色黝黑，眼目清亮，嘴唇比较厚实的地地道道的藏族阿科。路途中和阿科聊天时，得知他爷爷是当年红军路过时在雅砻江边的摆渡人，爷爷从雅安过来在当地生活时间久了就融入了当地，他指着八角楼的方向，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山脚下，落了脚，安了家，后来就有了他。他拿出手机，我看到，他家里面县委颁发的关于老红军的一份文件，就有他爷爷的名字，名副其实的三代。不一会儿，手机铃声响起，司机强巴大哥操着洋蛮话的普通话，虽然不顺口，但是和汉人交流是没有问题的。在后来的交流中得知，他是一个非常有独立和致富能力的人，他家靠他在雅江、康定以及成都之间来回跑车挣的钱就足够一家人日常开销，更厉害的是，在虫草和松茸季节他都会和村民一样去挖虫草、捡松茸，干这些他也是难得的好手，所以家里经济状况不错，人也思维通达，善于思考，在农村，这是难得的。途经一家洗车店，停留洗车。洗车

场面积不大，在山脚有一排两层高的平房，楼下的房间是四间敞开的门帘，第一间房内整齐的放满了五金物件，剩下的两间用来停放车子，看到车子停下，店主过来，熟练的取下车内的所有垫子，另外一个人提着高压水枪走过了，开始了清洗工作，流放的泉水，挣脱出虹的弧度，不断在车身溅出烟花一样细密的水花。顿了顿，我朝河对面看看，在河边停放了几辆车，有几个姑娘在那里动作熟练的洗车，旁边靠着河的防护栏边上有简易的棚，用木头和亮油布搭建而成，棚内一位藏族阿科在透明的大玻璃杯内泡了茉莉花茶，坐在木制的长凳上，我走进时，闻到茶香四溢，看到我过来也给我取了纸杯，泡了一杯请我喝茶，我坐在长凳上，久违的阴凉和涓涓的河流声，是途中难得的清凉和凉爽。路过八角楼村的时候，看到散落山脚的藏房，极具木雅风情，房屋旁边白花花的洋芋地连接着藏房，毫无违和感，自然地连成一体。当隧道出口的阳光，明晃晃的照在车窗时，高尔寺满山的松柏林，山旁的坡地上不时有野猪、青羊、野狗和许多

不知道名字的动物出没，路上有许多川藏骑行的朋友经过，他们没能打扰野生动物自在、恬然的生活，山的两旁延伸的松木让人想到，一颗松木只能遮挡一寸的土地，成千上万的松柏却能挺拔的覆盖山连山的山脉，终年守护着川流不息的车辆，这些松柏林也为世人的出行和野生动物的生活形成了天然的屏障，互相毫不干涉，互不影响。到了塔公草原的时候，万里的草原在阳光的沐浴下愈发生机勃勃，草原上格桑梅朵和不知名的黄色、蓝色小野花盛开的颜色芬芳了这片宽广的土地，我想一场雨过后塔公草原的晨昏一定是生命的颜色，葱郁的是生命的蓬勃，还有雨中、微风中夹杂的花香沁人心脾。就像生命之初，会遇到整个春天，就像与神对话，满世界的格桑花就开放了。多少年没回到山顶。阿家，几株高大的柏树在村寨间傲然屹立，没有山的姿态，没有士兵的士气，这几株高大的柏树默默、寂静的陪我走过了童年的岁月，在阿家房屋旁有一株比5层房屋还高大的柏树，我回到屋内，打开精

致的木窗，记得这是外公年轻时请木匠修建的雕刻的花窗，就像外公的心一样，悉心的在木框之上开出沁人的花香，呵护着我的童年。窗外柏树随南来的风吹的窸窣作响，不知何时树的一侧有精致的木牌上雕刻有用红色的油漆涂抹的木，树枝根部的枝丫上挂满黄色、白色的哈达，问了问二姨妈，得知这古树是文物已经开始保护起来了，西藏的高僧也前来焚香、敬献哈达，据阿家说这柏树是一位高僧西藏回来后，随手从西藏带来的拉路拐杖，到了寨子上随手插在了地上竟然就生根发芽了。我站在窗边，柏树枝叶触摸我的额头，我的心房温暖了，双手合十，默默祝福，柏树长青。夜幕降临，二姨妈熬一壶清茶，煮一壶老酒，盘坐在火塘锅庄旁，亦手持火钳翻动墙内的炭火，看看在日出般火红的碳粒上生起白色的火灰，直到翻出的炭灰剥落了火灰，坠落到火塘的最底层，亦或望向木窗上镶嵌了今夜的月牙儿，仿佛，她在低眉喝茶间不经意就侍弄了整个人生……我想，今夜，就让这火焰和漫天的星星来读懂我吧……

雪花

第2246期